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哲学研究

〔奥〕维特根斯坦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B085
2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研究

〔奥〕维特根斯坦 著

李步楼 译

陈维杭 校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研究/(奥)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ISBN 978-7-100-07861-0

I. ①哲… II. ①维…②李… III. ①逻辑实证
主义—研究 IV. ①B0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17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哲学研究

〔奥〕维特根斯坦 著

李步楼 译

陈维杭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861-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5/8

定价: 40.00 元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by

LUDWIG WITTGENSTEIN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Copyright © Basil Blackwell Ltd 1953, 1958, 1967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 1967 年第三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



“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编 者 的 话

本书第一部分完成于 1945 年。第二部分写于 1946 年至 1949 年间。如果维特根斯坦亲自出版他的著作，他会对第一部分最后大约三十页的内容进行很大压缩，并且把现在的第二部分，加上进一步的材料，加工后放到第一部分的这最后大约三十页的位置上。

在手稿中的各个地方我们都不得不就字词和用语的诸多异文之间进行抉择。但我们的选择绝不会影响原意。

有些页在脚注线以下仍印有文字。那是维特根斯坦从其他著述中剪下来的纸条上的文字。他将这些纸条插入这些页，但没有进一步指明它们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在双括号里面的话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本书中或其他论著（我们希望不久将会出版）中的论述的参照注。

第二部分的最后的一段是由我们把它放在现在这个位置上的。

G. E. M. 安斯康姆

R. 里斯



前言

我在本书发表的思想是我过去十六年来进行哲学研究的结晶。它们涉及许多论题：意义、理解、命题、逻辑等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状态以及其他论题。我把所有这些思想写成一些论述^①，即一些短的段落。它们有时成为关于同一论题的拉得很长的一根链条；但有时我又突然改变，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起初我打算把所有这些东西汇集成一本书，我在不同时候把这本书的形式想象成不同的样子。但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思想必须以自然而然的顺序从一个论题进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断裂脱节之处。

我曾几次企图将自己的成果联结为一个整体，然而都没有成功。此后我认识到我永远也不会成功。我所能写的最好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哲学论述。如果我迫使自己的思想违背其自然的倾向而企图强使其进入同一个方向，那么它们立即就会变得淡而无味了。——而这当然是同我的研究的本性相联系的。因为它迫

① 论述(Bemerkung, Remark)：维特根斯坦用这个词来指他记录自己思想的条文。维特根斯坦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论述的形式写成。每个论述可以是一个短句子，也可以由几个段落所组成。长的论述每条可以长达一页以上。每个论述看来似乎是独立的，但前后的论述之间往往有着某种联系。因此论述的次序安排是维特根斯坦十分重视的一件事。请参见安斯康姆“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形式”一文，载 R. Klibansky 编：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 Survey, 卷Ⅲ, pp. 373—378, Florence, 1969. ——校注



使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方向上研究广阔的思想领域。——在本书中的哲学论述，仿佛就是在这些漫长而曲折的旅途中所作的风景速写。

对相同的或近乎相同的风景点常常从各种不同的方向上重新接近，从而作出新的速写。这些速写大多画得不好，或者缺乏特色，因而带有一个蹩脚的绘图者的各种缺点。当我把那些有缺陷的速写排除后，留下的是一些还算过得去的东西。我现在又将它们重新进行编排，有时还作些删节。这样，它们便能为参观者提供一幅风景画了。因而这本书实际上只是一本速写集。

直到前不久，我才真正放弃了在有生之年出版自己著作的念头。这种念头的确又曾不时地复萌，而且这主要是由于我被迫认识到，我的成果（我在讲课、打字稿和讨论中交流过的成果）在流传中遭到各种各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或歪曲了。这使我的虚荣心受到伤害而颇难自制。

四年前^①我偶尔重读了我的第一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并给别人说明其中的思想。我突然感到应当把这些新、旧思想一并发表：因为新的思想只有同我的旧的思想方式加以对照，并且以旧的思想方式为背景，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因为自从我于十六年前重新开始研究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在我写的第一本著作中有严重错误。帮助我认识这些错误的——这种帮助究竟有多大我自己几乎都很难估计——是弗兰

① 但根据 G. H. 冯·赖特发表在《哲学评论》1969 年第 78 期上的“维特根斯坦文献”来看，这里似应说“两年前”。——译注

* 原曾打算在本书的德文版中来实现这一计划。（带 * 号为原注，下同。）



克·兰姆赛对我的观点所作的批评。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间，我同他进行了无数次的交谈，讨论了这些观点。除了这种总是确凿而有力的批评之外，我甚至更要感谢本校^①的一位教师 P. 斯拉法先生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对我的思想进行的批评。本书中那些最具成果的观点乃是得益于这种刺激。

由于不止一种原因，我在这里发表的东西将会同其他人目前正在写作的东西有相合之处。——如果我的见解没有打上专属于我的印记，——我不打算再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要求，说它们是我的财产。

我把这些东西发表出来是心存疑虑的。尽管本书是如此贫乏，这个时代又是如此黑暗，给这个或那个人的头脑中带来光明也未尝就不可能是本书的命运——但当然，多半是没有可能的。

我并不愿意我的著述会使别人免除思考的困苦。但是，如果可能，我希望它会激发某个人自己的思想。

我本想写出一本好书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然而，我能够改进本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 剑桥

^① 指英国剑桥大学。——译注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1
第二部分·····	263
译名对照·····	356
译后记·····	361



第 一 部 分



1. “当他们(我的长辈)称呼某个对象时,他们同时转向它。我^{2e}注意到这点并且领会到这个对象就是用他们想要指向它时所发出的声音来称呼的。这可从他们的动作看出来,而这些动作可以说构成了一切民族的自然的语言:它通过面部的表情和眼神儿,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和声调等显示出我们的心灵在有所欲求、有所执著,或有所拒绝、有所躲避时所具有的诸多感受。这样,我便逐渐学习理解了我一再听到的那些出现于诸多不同句子中的特定位置上的语词究竟是指称什么事物的;当我的嘴习惯于说出些符号时,我就用它们来表达我自己的愿望。”(奥古斯丁:《忏悔录》I,8)

在我看来,上面这些话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语言的本质的一幅特殊的图画。那就是: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语句就是这些名称的组合。——在语言的这一图画中,我们找到了下面这种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

奥古斯丁没有谈到词的种类的区别。我相信,如果你以上述这种方式来描述语言的学习,那么你首先想到的是像“桌子”、“椅子”、“面包”以及人名这样的名词,其次才想到某种动作或性质的名称;而把其余各类词当作是某种自己会照管自己的东西。

现在,请想一想下面这种语言的使用:我派某人去买东西。我

- 3e 给他一张写着“五个红苹果”的纸条。他把纸条交给店主,这位店主打开标着“苹果”的抽屉,再在一张表上寻找“红”这个词,找到与之相对的颜色样本;然后他念出基数数列——我假定他能背出这些数——直到“五”这个词,每念一个数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与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人们正是用这样的和与此类似的方式来运用词的。——“但是,他怎么知道在何处用何种办法去查‘红’这个词呢?他怎么知道对于‘五’这个词他该做些什么呢?”——好吧,我假定他会像我在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去行动。说明总要在某个地方终止。——但是,“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里根本谈不上有意义这么一回事,有的只是“五”这个词究竟是如何被使用的。

2. 关于意义的上述哲学概念存在于对语言如何发挥作用的一种原始观念中。但人们也可以说,那种观念是对于某种比我们的语言更为原始的语言的观念。

让我们来设想一种符合奥古斯丁描述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 A 和他的助手 B 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A 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B 必须按照 A 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A 叫出这些词,——B 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如此这般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是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

3. 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的确描述了一个交流系统;不过,并非所有被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都属这一系统。在很多场合下人



们都必须这样说,只要在这些场合中产生了如下的问题:“这不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描述?”回答是:“是的,这是恰当的,但只是对于这个狭窄地限定了的范围而言,不是对于你声称你所描述的全部东西而言。”

这就好像如果有人说:“游戏就是在一个平面上按照某些规则移动一些对象……”——我们就回答:看来你所想到的是棋类游戏,但还有其他的游戏。你可以明确地把你的定义限定于棋类游戏,从而使你的定义变得正确。

4. 请想象一种文字,其中字母被用来代表声音,也有的作为着重和句读的记号。(文字可以被设想为是一种描述声音形式的语言。)再想象一个人把这种文字解释为似乎只有字母和声音之间的对应,好像这些字母再没有别的完全不同的功能。奥古斯丁的语言观就很像这样一种过分简单的文字观念。 4e

5. 看看 § 1 中的例子,人们也许多少可以认识到,这样一种关于词的意义的一般观念,给语言起作用的方式笼罩上了一层多么浓重的烟雾,它使清晰的视线成为不可能。——如果我们通过语言应用的原始类型来研究语言现象,迷雾就会廓清,人们就能看清楚词的目标和功能。

儿童在学着说话时用的就是这种原始形式的语言。在这里,语言的教学不是作出说明,而是进行训练。

6.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 2 中的语言是 A 和 B 之间的全部语



言,甚至是一个部落的全部语言。人们教儿童从事这些活动,在这样做时使用这些词,对他人的词也以这种方式作出反应。

这种训练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在于:教师指着对象,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对象,同时说出一个词来。例如,当他指着那种形状时说出“石板”这个词。(我不想把这叫做“实指说明或定义”,因为儿童还不可能就名称是什么发问。我将把这称之为“实指教词”[ostensive teaching of words]。——我之所以说它是构成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因为它对于人类来说确是如此,而不是因为不可能对它作出另外的设想。)这种实指教词可被说成是在词和东西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但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的,它可能意味着各种不同的东西。但是,人们多半首先会想到的是,儿童一听到这个词头脑里便有了这个东西的图画。但是,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它是这个词的目的吗?——是的,它可能是目的——我可以想象词的(声音系列的)这样一种运用。(说出一个词就如同在想象的钢琴上击一个键。)但是,在§2的语言中,词的目的并不是唤起意象。(当然,人们可能会发现,唤起意象会有助于达到本来的目的。)

但是,如果实指教词具有这种效果,——我是不是该说它导致了对词的理解呢?如果你在听到“石板!”这一叫唤时便如此这般地行动,那么难道你还没有理解它吗?——实指教词无疑会有助于实现这一点,但这只有在和一种特定的训练一起进行时才有可能。如果进行不同的训练,那么对这些词的同样的实指施教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把拉杆和杠杆连接起来就把刹车安装好了。”——是的,假

